



晉冀魯豫邊區

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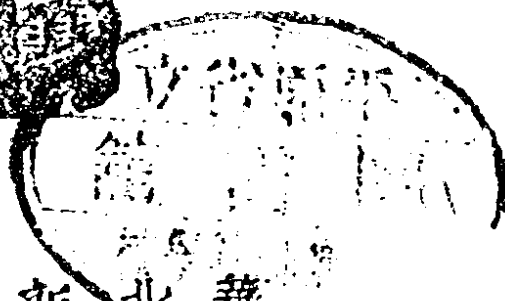
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廿一

我們勝利了²⁰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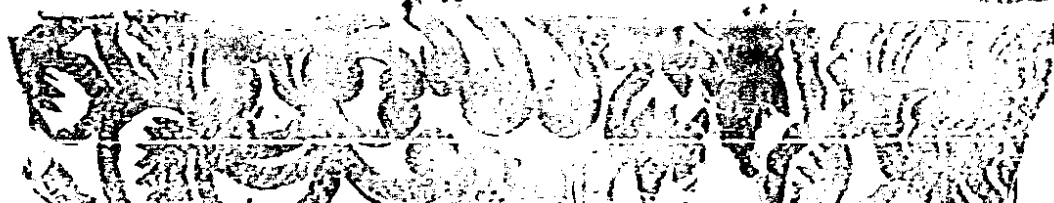
太行軍區警衛團一連等作

268
12.4
14.4

聯中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852



區邊像魯冀晉
一廿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我 們 的 勝 利 軍

作等遠一圓衛警區軍行太



3 0600 5155 8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834.5
502-7
2

目錄

元華同志

情同前日步北地為一而求君子

我們的勝利軍

(一)

義務看護隊

(三四)

錯打算盤

(五九)

809549

我們的勝利軍

太行軍區醫術團一連
先鋒劇團趙子岳幫助整理
集體創作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

地點——襄垣縣享普溝一帶

人物——

王成漢——五十餘歲的農夫

張氏——四十餘歲、成漢妻

王根鎖——三十餘歲、成漢之子

改貞——根鎖妻、二十餘歲、生一子、尚未滿月

金香——根鎖妹、十七歲、未出嫁

村副——三十餘歲

八路軍戰士——甲、乙



偽軍士兵——甲、乙、丙、丁

佈景——（台的正後面是一座住房，右側有一間小廚房，左側係土牆大門，一隻綿羊拴

在廚房門前，院中堆着新收回的莊稼。

幕啓——（在樂聲中張與金忙着剝玉米，改貞熬米湯，大家緊張愉快，音樂停）

張：遭災受難七八年，

改：如今鬼子投降咱，

金：要不是八路軍來抗戰，

張：那有今天這樣安然。

（唱裏垣秧歌，如用其他調子，可更動詞句）

張：自從鬼子來霸佔，

改：担驚受怕遭災難，

金：如今那鬼子趕跑了，

張：八路軍的恩情報不完。

改：再能得個豐收年，

金：不愁吃來不愁穿，

改：生兒養女不擔憂，

張：俺孫孫趕了個太平年。（切）

張：哎呀，你看這收秋呀忙月時候，俺根鎖又支差去啦。

改：娘，你不要光管你嘛，咱們這兒把日本打跑啦，過了好時光啦，可是人家有的地方日本鬼子還在殺人放火哩！

金：嗚！就不是日本，是老閻的隊伍到了潞安府啦，聽說八路軍又把他包圍了個死死的，一個也走不了——娘，你不要着急，人家說俺哥哥就快回來呀。

張：你哥哥快回來呀？那就好，不管怎麼吧，以後能像這兩天過好時光，咱也就知足了。

改：娘，你到知足，人家說把頑固軍打出去，那才是真要好好活兩天哩！（嬰兒哭）

張：快，根鎖家，快給孩孩吃奶吧，讓金香給你熬米湯。

改：這倒運鬼孩子，連口米湯也不教人熬，實在麻煩人。（進屋）

張：嗚嗚！讓孩哭吧，可不麻煩，比起這幾年來，抱着孩子往窮窩裏鑽可好啦。

金：真是，這也不用維持，你看多放心！（金熬米湯，張仍剝玉菱，過門中王成漢唱）

（玉菱上，唱）

王：連陰天來雨不停，莊稼長熟收不成，根鎖我兒去支差，不見回來爲何情。（切）

金：爹，你回來啦，下雨的那會你在那兒來？

王：我在小土窩窩裏鑽着來，（放下玉菱）唉！這倒運鬼天氣，弄的地裏啥也不能幹，

根鎖也不回來，今年這秋，我看是收不好。

張：人家說根鎖快回來呀。

王：誰說？

張：咱不知道你金香從那裏聽說的……

金：（插話）我是聽武工隊王同志說的，人家說八路軍再有幾天就打進長治去啦，一打進去，咱們支差的人還不就都回來啦。

王：（坐下抽煙）那咯……也快，八路軍說打那兒，就能打下那兒，實在一點也不假，自從咱這兒給老日子維持了，甚麼也聽不見，教那些漢奸們說吧，八路軍實在不算話，出來了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傢俱也不好，可是前幾天過兵，呀！咱就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你看有多少呀！光大砲機關槍也數不清，真是耳聽是虛，眼見是真！哼！從那一回我心裏就有了底兒啦，這還怕咱老百姓翻不了身！

張：真是，你沒有回來我們就說來，人家八路軍一個一個都是棉棉善善的，咱見了也不害怕。

王：那是不用說，這是老百姓的隊伍麼。（剝玉菱）

張：你歇一會兒吧，動彈一早晨還沒有吃飯哩，金香，給你爹先端碗米湯來。

金：啊！（下）

張：（仍剝玉菱）你看，今年這玉菱長的可不算壞，顆兒也好，要不是這兩天下雨，這還不是一會好事！

王：唉！下雨還是小事，要不是老闆來攪這一下子，大家這不倒都安生啦？

張：（懷疑地）一天說「老闆，老闆」，不是從前那閻督軍吧？

王：不是他是誰。

張：喲！可不要說啦，你忘了娶咱根鎖媳婦殺了一隻羊，人家說漏了割頭稅啦，咱老百姓又不懂得，讓人家一下就罰了十塊錢。

王：再不要提起吧，那時候是什麼錢，得郎得郎地十塊現大洋，一年也賺不夠！把他娘的老百姓殺了羊也要上稅，真把人害苦啦！

張：那咯，可不敢教他來。

王：誰說不是，他要來了，老百姓永遠不能安生，唉！一說起來我就有氣！（唱緊板）

八路軍老百姓一同抗戰，流了血拚着命整整八年，好容易黑暗裏重見晴天，誰知道又來了個閻錫山，閻錫山不愛民光會作官，山西的老百姓誰都了然，他見人總要說講究清廉，暗地裏害人事什麼都幹，比仿說他派人去買大烟，偏偏地要叫他禁烟委員，害的那老百姓成了窮漢，豈不知他賺了一筆大款，有的說這一來害人非淺，他才說這就叫整理村範，這樣事說起來千千萬萬，三晝夜也不能把他說完。（切）

張：唉呀！你可不要說啦，我成天以為把日本打出去，這就該過好時光啦。你說這老闆要來了還是活不好呀！

王：可是你也用不着害怕，如今老百姓可不像從前光由他的擺弄啦，這會兒老百姓有了

八路軍啦，誰不服氣，管飽給他個狗吃屎，襄垣、屯留、潞城那還不是個樣子！

張：那你說就不怕老閻隊伍從潞安府跑出來？

王：他往那裏跑，你不聽團的死死地，打不死，也要餓死他個狗孫子！

張：（長出氣）呵……那就好，可是全靠了八路軍啦。（又想起）那老閻這七八年在
那裏呢？

王：誰知道他鑽到那兒來，如今人家把日本打走啦，他又來佔便宜來啦。（金端米湯
上）

金：爹，你喝米湯。

王：喝吧！（接過米湯喝）

金：娘，你還沒有喂羊吧？

張：喲！光顧說話哩，一早晨還沒有喂羊哩。（欲起）

金：你不用起啦，我喂吧。（拿草喂羊）

張：唉！就喂羊喂的也不是心思，藏來藏去，讓日不吃了個光，剩下這一隻羊喂的人還
灰心哩！

王：你可不要這樣說，這是隻母羊，只要以後世道好了，有根兒就不怕長不出苗兒。（
村副端着飯碗上）

金：喲！副村長來啦。

張：村副家吃的什麼飯？

副：潑飯湯麵。

張：你看也都捨的吃啦。

王：說的那些話，人只要有辦法，誰不想吃點好的！

副：一點也不假，日本鬼子要在，就有也挨不上老百姓吃。

王：你知道潑安府包圍的怎麼樣？村上有信嗎？

副：村上倒沒有什麼信，是我在你大門上站了半天啦，看見北山頭上那隊伍實在多啦，一股勁往下走，半天都沒有看出個頭尾。

王：（驚奇，張、金也在聽）那是那裏的隊伍？

副：咱也說不來，反正是不少。

王：（想了想）不會是老閻吧？他狗日的還能從長治城跑出來。

副：我想也不是，他就是跑出來也不會從北道來呀。

王：（有信心的）對，越說越對啦，一定是要攻長治城，還能光包圍住就算了，這一部份再下去就快啦。

副：可是下去的兵實在是不少啦。

王：哼！那敢不和攻襄垣城一樣，來一部份又一部份，你就不知道有多少。

張：（放心的）好好！快把老閻趕跑吧，讓老百姓也換上口氣。

金：娘，是咱的隊伍怕什麼，都快吃飯吧。

張：吃吧，叫你嫂嫂，都吃。

副：我也回去盛飯去。

王：你走啦。

副：（下）啊！

金：嫂嫂，快吃飯。（內應「啊」，此時金、改都出來進去忙着端飯，各拿一碗）。

王：早些打下長治也好，讓根鎖早些回來收秋。

改：爹，不要發愁，再有三兩天我就過了滿月，也能到地裏幫點忙。

王：可不用。

張：那可不敢，造下月子病，把一輩子都害啦。

金：我可能頂一個男人用！

王：少說兩句吧，你們別看我老，和老牛拉車一樣，他不過是慢些吧，其實你給擱上七

八十斤，照樣給你扛回來，還要當年青人使喚哩！

張：（玩笑地）喲！老漢可是有勁哩。

改：哈哈哈哈哈！（後台雜亂聲）

王：這是誰叫來，不要笑。

張：甚麼，聽。（靜場）

（後台脚步聲，吵雜與哭聲，頓時驚慌，恐怖）

王：這怎麼辦來，讓我去看看。（急出門，讓副村長碰回）

副：（喘氣）大伯，快，是老閻的隊伍，已經到了村口上了！

王：甚麼？是老閻……

副：（來不及多說話，急下）快收拾……

（大家都發了呆，稍停）

王：壞啦，壞啦，這……這……這比日本人還難防……

張：這可怎呀！老的少的，這一大灘，根鎖也不在家！

金：快不要說啦，收拾一下走吧！

改：孩子還沒有過滿月，這可怎辦呀！

王：唉呀！現在還說滿月不滿月，逃命要緊！金香，快給你嫂嫂收拾孩子！（急的滿院

轉，不知該先拿什麼，金、改急回屋內）

張：唉呀！（指天劃地哭訴）這可活不了啦……從日本人手裏能熬出來，在老閻手裏

就活不過去啦……

王：（動怒）你少呱呱兩句吧，快去收拾東西！

張：啊……啊！（無着落）這可該收拾那兒……（急轉另一屋內）

王：（拿了些農俱等物，正欲拉羊，傳來尖銳的槍聲）呀！壞啦，進了村子啦，（向屋內喊）你們還沒有收拾好呀，槍響啦，聽不見！

金：來啦……來啦……（金抱着孩子，改扛着兩條被子，大小三個包袱，張，包袱被子

攆了一身。）

改：爹，我可扛不動這樣多……

張：你快想法拿上吧，你讓我空走也走不動！

王：你們都是些累貨，唉呀！我有啥法子！

（附近槍聲數起，全場更加恐怖）

金：爹，可是來啦，不要管東西啦！

王：對對對！逃命要緊！東西不要啦！

（大家丟掉東西急出門，張有些留戀，王拉下，但一出門閤軍已到門外，王全家後退）

王：（推改、金）……快，快回屋裏去！（改金急回屋內，偽甲乙丙上）

乙：往那裏跑！

王：（後退）……

甲：（奸兇地）老鄉，不要害怕，咱是山西隊伍。

乙：對啦，山西人見了山西人還害怕。

甲：咱們是從大同開來，走累啦，在你這兒麻煩麻煩。

王：是……是……只要我能幫忙的總要幫忙。

丙：（向甲）班長，那不是一隻羊？

甲：好麼，很久不吃肉啦！

王：老……老總，那是隻母羊，已經懷上羊羔子啦！

甲：什麼羊羔不羊羔，（向丙）不要和他商量，去，殺了。

丙：（得意的）是，走吧。（牽羊進小屋）

王：唉呀！可不要殺。

張：咱就是那一隻羊，老爺！

王：就這還是讓日本鬼子和漢奸隊伍殺的剩下的！

乙：甚麼漢奸隊伍！

王：啊！（細看了一下）老總，我見過你，你不是在虎亭保安隊嗎？啊！好，熟人

好辦事，你不要殺這隻羊，我家裏啥也沒有，讓我出去弄些麵，給老總們作飯。（欲走）

甲：混蛋！怎麼，你出去叫八路軍嗎？

乙：班長，我看這老傢伙不是個好人！

甲：搜，把他裏外都搜一下。（王張更加着急）

王：不……不要搜，你要啥，我給你預備。

甲：老傢伙一定有鬼，（把包袱被子抖了一院）

乙：（打開門簾）喂，快看，閨女媳婦一大窩。

甲：（丟開衣物欲進）我看。

張：老總，不敢進去，才養了孩子。（急拉甲）怕衝了你的運氣！

甲：叫喚你媽的屁，（一脚將張踢倒）老子就愛這紅氣衝運！（甲乙衝進屋內）

張：……（稍翻身，決氣）

王：唉呀！（急扶張）……你……你……金她娘……你……你真的死啦！（放

聲大哭）唉呀！天哪！你們這是甚麼隊伍，殺了我的羊，還要打死我的人！

丙：（由小屋拿羊頭出）喂！老漢不要哭，把羊還給你。（將羊頭摔在王的面前）

王：（氣憤的）你們這些狗漢奸隊伍害我一家。（向丙撲去）

丙：嚇！老傢伙本想好死！（推王）

王：反正活不成，我這老命就不要啦！（二人推成一團）

（此時屋內男女哭罵大叫）

丙：我操你個奶奶！（將王推倒，急抽槍打王）給你顆開心丸！

金：由屋內衝出（你們都是漢奸！爹！恰巧碰上子彈臥倒斃命）

王：唉呀！金香……（扶起）金香……孩孩……（哭）孩孩……

乙：（被金將臉抓破狼狽走出，見丙打死金高興的）好，好，打的好，這小破鞋真利害。
○（擦血）

僞丁：（急上）快，八路軍把我們包圍啦，團長讓快撤上老爺山。（下）

丙：（大驚）班長，八路軍來啦，快走！

乙：快……快（二人提槍急下）

甲：甚麼事？（更加狼狽提槍急下）

王：完啦……孩子也完啦，（放下金向屋內）根鎖家……根鎖家……

改：（散髮，血手，抱着已死去的孩子走出）……爹……

王：根鎖家你看把你……娘……你……妹妹……（哭不成語）

改：（注視張金）……死啦……不能吧……

王：唉！我看孩孩怎麼樣，（欲抱）

改：不，啊啊！不，孩子可好！（手拍嬰兒）

王：讓我看，（擦淚細看，發現已死）唉呀！把新生娃娃也弄死了。（哭）

改：爹，不敢糊說，孩孩可好……啊……啊……（拍孩）

王：唉！死啦，你把他放下吧！

13
改：（精神失常）嘿嘿嘿……沒有……沒有……啊！啊啊！

王：（痛心）唉……唉……你看這……（用淚眼看過圍的屍體放聲哭罵）……閻錫

山、閩錫山……八路軍把我們從日本人手裏救出來，可是我一家人終究死在你閩錫山手裏……唉……！

（叫哭板）把你們這不講理的強盜，害我全家不得活呀，哎！

改：（在過門中）爹爹——（由哭轉笑）嘿嘿！不怎，俺孩可好！啊……啊……（用手拍孩）

王：（氣恨的唱慢板）

我媳婦她爲啥成了傻子！

金香娘和我女全都傷身，

閩錫山老東西欺民太恨，

派軍隊害百姓萬世的罪人，

眼看着我一家難以活命，（哭腔）

金姑娘，小愛女，我的孫孫，我的親人！哎！

有一天把強盜萬刀火焚！（外邊爲八路軍說話聲）

聲：連個老鄉也找不到，這叫誰來帶路……

聲：來來來，看看這一家有人沒有……

王：（受驚）唉呀！又來啦，（但他已下了決心）好吧，來就來，反正我一家人活不了。○（急到屋內找出菜刀）這一下要給你狗日的拚命！（將改推後坐於小屋門前，菜刀藏在身後，等待決鬥）

戰士甲：（邊說邊上）來吧，這一家有人。（乙亦隨上）

王：……（盯視甲乙）

戰士甲乙：（見狀驚奇）喲！……

甲：這是怎麼樣，死了這樣多的人！

乙：老鄉，你在這裏幹什麼？（懷疑的）

王：（仇視的）你說怎麼就怎麼！你……你們這些……

甲：老鄉，你是看錯人了吧，咱是八路軍。

王：（忽然清醒）甚麼，八路軍？！（喘息的發抖）

乙：老鄉，你看，（指臂章）咱是八路軍。

王：（手鬆菜刀由身後掉在地上）……（急向甲乙撲去，甲乙扶王）同志：你……你看

我的家……

甲乙：（同情的）老鄉不要難過，這是頑固隊伍來過吧？殺的這樣慘！

王：唉！同志，讓我告你，（唱緊板）

張口罵聲閻錫山，
不講道理狼心肝，

閨女老婆殺的慘，

新生娃娃也不能活，

剩下媳婦和我老漢，

你看這傷慘不傷慘！（切）

甲：唉！這簡直是土匪！

乙：怎麼你媳婦還把孩子抱上幹甚麼？

王：唉！還沒有過滿月，又氣又嚇，……你不看，半天也不說句話，孩子也抱着不放

，唉！我也說不來她是怎麼樣！

甲：（氣憤的）這不打狗日的還能行！

乙：到了戰場上就不要活的，一個一個的都給挑了那狗日的！

甲：你兒子上那兒去啦？

王：到潞安府支差去啦，唉！兒子也不在家，你教我怎麼辦！！

甲：老鄉，你兒子不在也不怕。

乙：咱們也和你兒子一樣！

王：（感激地）好！好！好！

甲：老人家不要難過，讓我們先幫你把屍首抬到屋子裏。

王：好好！唉！同志們都是好人！（在哀樂聲中將屍首抬進屋內）

甲：老鄉，告你說，咱們包圍長治以後，閻錫山從北邊開來四個軍的援軍，可是咱已經

把他包圍到老爺山啦，我們馬上就要去，今天黑夜一定把他完全消滅！

王：這……這是真的嗎？

甲：老鄉，還能騙你嗎？

乙：咱一定給你報仇！

王：（激奮的）那就好，去了把狗日的殺個痛快，讓我老漢也去給你幫點忙。

甲：用不着，用不着。

（遠處有鑼聲，並叫：村裏的人都回來，幫助隊伍運子彈抬傷兵）

乙：你聽（齊聽）

甲：村裏人都回來啦，咱們快找個帶路的走吧。

乙：就是怕誤了事。

根：（急上，喘氣的）……

甲：站住。（舉槍）

王：（猛一看）根，根鎖……（向甲乙）他是我兒子，（向根）這是八路同志。

根：……（四面張望）……怎麼院裏有血？！

王：根鎖，咱家可是遭了災啦！（哭）

根：（見改慘狀）怎麼改貞成了那個樣兒？！

王：你到屋裏看你娘，你妹妹。（根急進屋內，甲乙隨進扶根出）

根：唉呀！我就知道事情不好……（痛哭）

甲：不要哭啦！（拉根）

王：你怎麼能回來啦？

根：……唉……聽說閻錫山的援軍從北邊來啦，我隨着隊伍往這邊轉，一路上就航心

家裏，說路過請假看一下，唉！才不料着着地就是這樣回事！（唱快板）

新生孩子他把命斷，

金妹和老娘死的慘，

無辜百姓遭大難，

我心如刀攪肝腸斷，

抬頭罵一聲閻錫山，

你勾結日本狗漢奸，

我年青力壯男子漢，

不報仇恨心不甘。（切）

甲：唉！你也不用難受了，事情已經成了這樣子，哭也沒有用，你說的很對，現在咱們只有大家來消滅這些害人民的軍隊，不然的話，他還不知要殺多少家人哩！

王：對，我也想啦，哭有啥用，根鎖，去，幫咱的隊伍狠狠的多殺他幾個，替你娘報仇！

乙：老人家說的對……（遠方傳來砲聲）。

根：（突然站起，握緊拳頭）唉呀，閻錫山，我要吃了你的肉！（砲聲漸密）

甲：老鄉，我們還有任務，要走啦。（甲乙欲去）

根：同志，（拉甲）我也有任務，担架隊還在村外等着我，咱們一塊走。

乙：你就留在家裏按置一下吧。（砲聲激烈）

王：不用，家裏事有我，去吧，我找村裏人幫忙。

甲：那末，就走！

根：走！

乙：走！（三人急下）

（第二幕）

人物——

董連長——青年幹部

一班長——戰鬥模範

戰士——甲乙（同上幕）丙、丁、……約八人至十人

衛生員一人

通訊員一人

俘虜一人——受傷

王根鎖——（同上幕）

佈景——一個簡單野景，自台後角至右前角橫着一條土坎，戰士們坐下只能露出頭部，是一個衝鋒預備地。

幕啟——（稀稀的機槍聲和砲聲，右側戰壕外有警戒向着台的右後方瞭望敵人，董連長帶着一班戰士在戰壕內各人整理武器準備攻擊。）

戰士丙：（見丁在籃子裏點手溜彈）喲！這傢伙多回拿來一個籃子？

戰士丁：哼！打了幾年仗還不知道這，你給敵人送禮物，不提個籃子多不好看呀！

戰士丙：哈哈！他媽的，我再端上個盤子吧！（衆笑）

戰士丁：哼！到了要緊的時候，就不要步槍，不給他空心寬拉麵，就是這火燒山藥彈。

（引起大家笑）

戰士丙：哈哈！好狗日的，能幹！

通訊員：（從右上）報告連長，指導員在那邊已經佈置好了，馬上就要攻擊，叫你帶上一班人作後續部隊。

董連長：知道啦，（通訊員向左下）同志們！指導員那邊已經佈置好了，這一次要決堅

把前面這一部份敵人完全消滅，不然我們就不能消滅大部份敵人，要把重機槍拿回來！

衆：不讓狗日的跑掉一個……

一班長：（激憤的）連長你放心，拿不回敵人的重機槍，我他媽的就不回來，非拚死狗日的幾個不行！

戰士丁：別看狗日們能瞎放槍，都是些鬆包，讓老子給他擡幾個鐵溜星，不怕他不給咱補充補充！

衆：對！哈哈！

董連長：通訊員。

通訊員：有。（從左上）

董連長：告給衛生員，叫老鄉們把担架準備好，馬上就要攻擊，讓他們好好照護彩號。

通訊員：是。（欲去）

董連長：回來（通訊員轉回）老鄉們肚餓，把餅給他們吃。

通訊員：是。（左下）

（砲聲漸密）

董連長：（看手錶）同志們！不要說話快隱蔽起來，聽二排打響，我們就衝，（馬上全場緊張，砲聲更密）

衛生員：（左上）報告連長，（通訊員根鎖隨上）這老鄉願意到前邊拉彩號。

董連長：（回頭稍看，仍注視前方）不行，老鄉不讓到前方。

王根鎖：同志！不怕，我是担架隊，你給我槍，我真要殺他幾個！

董連長：不行，不行；叫老鄉後去，你不想耍腦袋！（附近有機槍聲）

警 戒：報告連長，敵人往外衝。（機槍聲更密）

戰士丁：喂！二排也打響了，老闆的運輸大隊來了！

董連長：同志們要澈底消滅敵人。（衝鋒號聲）衝呀！

衆：（喊）呀………

（全體在烟火中激烈的槍砲聲中衝下，此時只有衛生員不能阻止王根鎖，王根鎖向戰士們的路上追去）

衛生員：（隱蔽在壕裏，回頭向老鄉喊）老鄉們，準備好担架，彩號一來馬上就走，聽見了嗎？（附近的槍砲聲漸稀稍停，衛生員立起，興奮的注視前方，根鎖揹着彩號，大家抬着重機槍，有的揹着數枝步槍，連長帶頭上）

一班長：連長，怎麼樣？（將重機槍放下）說拿就要拿回來啦！

董連長：好，不錯，殺敵英雄！（向根）快讓老鄉放下歇一歇，（向衆）大家也都歇歇。

。（戰士們都坐在壕內擦汗抽烟）

衛生員：這兒，這兒（根將彩號慢慢放下）喂！來一付担架。（急向左下）

董連長：（拍根肩）你真算個好樣的，你當過兵吧？

王根鎖：同志，我沒當過兵，閻錫山殺了我一家人，我真想吃了他的肉！

戰士甲乙：啊！你認識我們吧？

王根鎖：啊！同志，你也在這兒，連長他知道我家的情形，唉……

董連長：老鄉，不怕，這一個戰鬥才開頭，老閻一共來了四個軍，都包圍到老爺山啦，一個也跑不了，老鄉，這還報不了你的仇？

王根鎖：（注視彩號）連長，怎麼我看見他就不像咱的人，衣服也不一樣！

董連長：當然不一樣，這是敵人的彩號。

王根鎖：甚麼，這就是閻錫山的隊伍！（握緊拳頭）

董連長：就是。

王根鎖：（向俘虜打過去）我日死你娘！

衆：不要打，不要打。（羣起攔阻有的發笑）

董連長：老鄉，咱們八路軍不打俘虜，老閻的軍隊，當官的是爲他而死，當兵的也是一樣的受洋罪，只要他能轉變，他還是個很好的中國人。

王根鎖：（還有些不服氣）狗日的，還讓老子背了你半天！（担架上）

伙：同志們，辛苦啦，……

衆： 沒啥……沒啥……

董連長： 老鄉，把這彩號趕快送救護站。

伏： 就這一個？

戰士們： 多來，指導員帶走啦。

董連長： 同志們，休息好啦嗎？

衆： 好啦！

董連長： 今天晚上我們還有更大的任務，往前移動二里，等待命令，出發吧。

衆： 走……走……（按次向右下）

王根鎖： 連長我去……

董連長： 不，這可不要你去啦，你招護担架隊吧，（叮嚀地）可不許打俘虜！（下）
根……目送英勇戰士們前進（民兵扶俘虜將要抬上担架……）

（幕閉）

（第三幕）

人物

民兵——二人

青甲——月乙

羣衆——男女老少……十人左右

村婦——一個能說的中年婦人

王成漢

王根鎖

村副

董連長及全體戰士

民兵、担架若干

同前幕

佈景

仍用前景，取掉土坎，是村口大路邊的一個廣場

幕啓——（民兵一人在場；全付武裝，站在路邊放哨，村裏嘈雜喊聲時有鑼鼓聲響，全村男女正在加緊籌備歡迎勝利軍，青年甲乙，精神煥發，動作迅速，抬着一張桌子自左上）

青甲：（向民兵）隊伍遠遠吧？

民兵：我也說不來，反正還看不見哩。

青乙：（放下桌子）不怕，來不了，讓我看看情報。

青甲：去你的吧，還有兩條凳子沒搬哩，我怕誤了事。

青乙：（追甲，強迫）不怕，慢不了事，我實在急的不行。

民兵：對啦，不怕，我也知道到底消滅了多少敵人。（幫青乙去搶）

青甲：好啦，好啦，你們不要搶，我給你們拿出來看。

青乙：我看，我看，你唸。（三人圍成一團）

青乙：（唸）……前邊的不唸啦。

民兵：就唸打死多少吧。

青乙：繳獲山砲二十餘門……呀！好傢伙，光機槍一千多挺！

衆：哈哈！真是了不得，哈哈哈哈哈！

青甲：看下邊吧！

青乙：俘虜敵人約（用力）一萬多人！打死的沒有統計。

衆：（高興的跳起來）哈哈！這可真是運輸大隊，一點也沒有說錯……狗日的可算吃了傢伙啦！

青甲：這還是區上送來的個情報，你不看，一戰鬥才結束，一切尚未詳細統計，看吧，等真正捷報來了，那才有個看頭哩！

民兵：呀！咱們的兵從那兒來的，怎麼就見也沒有見過。

青乙：快快！快搬凳子去！（欲下）

村副：（夾着兩條長凳急自左上）啊哈！看你們這些年輕人，實在是靠不住，隊伍眼看就要來啦，你們還在這裏消三歇五的……

村甲、乙：不……是看了一下情報，就去。（急下）

村副：唉呀！怎麼打了半天鏢，還沒有人來。

民兵：村副，你放心吧，家家戶戶都忙着預備哩，蒸饅的烙餅的，誰肯不慰勞軍隊。

村副：我是怕誤了事，（看遠方）看得見看不見？

民兵：我時時刻刻都瞧着哩，我看至少也在一里以外哩。

村副：一里以外算個啥呀，馬上就到，你去吧，到前邊打探一下，我等你，跑快些。（民兵右下）

民兵右下

村婦：（和她的小孩子抬着一罐潑飯，提着一籃餛飩，還拿一條新被子，兩排子彈自左上）村長，這可算把漢奸隊伍打走了吧？

村副：什麼打走，全消滅啦！

村婦：呀！這就好，可是老天爺……

村副：怎麼人都還不來？你後頭有人嗎？

村婦：有，多着哩，都是給隊伍預備的吃喝——村長，（指天劃地）這一回可是把人吓死啦，咱就一點也沒有防住，讓人家就捂在家裏啦，我說這可是活不成啦……

村副：怎麼，你家裏沒受了損失吧？

（此時全村男女老少都帶着各種慰勞品與鼓樂逐漸上場）

村婦：你聽我給你說，人家一進到家裏就是要這要那，還要吃肉，你說咱又沒有，你說咱能預備得及呀……啊！（長出氣）我也不知道說在那兒啦……對啦，裏頭有一個大個子，黑黑的，我看就數他厲害哩。人家說（婦學表情，羣衆圍着看）把她殺了，不給肉，把她殺了，俺這孩子死哭死哭，讓人家踢了幾腳，吓的也不敢哭啦……

羣衆：那後來怎麼啦？

村婦：（回頭看）喲！人都來啦，（又向衆）你聽我給你說，咱也不知道那一個說了二聲「八路軍來啦」，都連半句話沒有說完就夾了尾巴跑啦，這不是（拿起被子和子彈）除沒有搶走我的東西，還給我留下一條被子，還有兩排子彈。

衆：（大笑）哈哈！（個別說）其實那被子也不是他的，還不是搶的咱老百姓的。村婦：你聽我說，咱可不敢虧了心，這可全是人家八路軍把咱的命救下的，這被子我也不要，我送給讓八路軍蓋，再把這子彈送給他們，也能多往死裏打幾個敵人，你們說對吧？

衆：（齊說）對對！（個別說）八路軍拚上命救了老百姓，送甚麼都應該。

羣衆×：告你們說，這回就是根鎖家受的危害最大。

衆……他家裏是死的慘……就是慘。

羣衆×：八路要不來，還怕家家不都是那樣子！

實不這副

還

笑中
副笑
不胸
各甲

29

衆：那不用說，全村都沒有跑脫……

青甲：（拿一紅旗，上寫「擁護我們的勝利軍」）村長，這旗放在那裏？

村副：好，來插在桌子上。（與青甲乙去插旗）

衆：（都唸旗上的字）擁護我們的勝利軍，勝利軍……

王：（提着一籃玉菱麵餛飩）我來的遲了吧？

衆：不遲，不遲，隊伍還沒有來。

村副：你老人家還拿東西來，光來人就行啦！

衆：不要拿吧，先顧你自己吧……

青甲：大伯，你家裏受了害啦，有點儘你吃吧，慰勞軍隊讓我們大家多拿一些就都有啦！

王：不，不……不管多少好壞，這是個人的一點心，雖說我家裏受了害啦。可是八

路軍把全村的人救下了，又給我報了仇，人家同志們流血流汗可是爲了誰呀，我

不拿點東西也是心上過不去！

衆：啊！老人家說的也對……對……對……對……

民兵：（自右急上）村長，村長，隊伍進来啦，只有一個連，其餘都走了前村啦。

村副：現在到了那兒啦？

民兵：已經下到山根啦。

（口吻復劇）

村副：（向衆）那個，快，快，快排起隊來。

（立時大家忙着拉凳擺桌，將慰勞品排列起來，空氣極為緊張）

青甲：兒童們站在一塊兒，等隊伍來了好唱歌兒。

村副：鼓樂快來（將鼓樂們交給民兵），去，你快些帶他們去前邊接。

（民帶鼓樂向右下）

青乙：接的越遠越好，在隊伍前邊打着走。

村副：快，快，大家快都站好。

（大家在嘈雜的聲音中排好隊，注視着遠方，期待勝利軍的到來，稍停，鑼鼓由遠而近，進場時笙管齊奏羣衆歡呼拍手，全場異常熱烈，董連長帶着全體戰士，內有少數掛輕彩及少數民兵，担架隊，根鎖也在內，由右上）

村副：同志們，辛苦啦，快坐下。

王：根鎖兒，你回來啦！

根：爹。

王：（用手指根肩）你把狗日的殺了幾個沒有？

根：沒有，我光抬彩號，連長不讓我上火綫，你看（指董）這不是董連長。

王：啊！啊！同志，你們可是辛苦啦。

董：老鄉們太費心啦！

戰士甲：老鄉，你認識我們吧。

王：啊！記得，記得，你們都是我患難中的朋友，同志，自從那天我這心上總有一顆塔，後來我一聽說你們把漢奸隊伍全消滅了，這顆塔才解開，我才長長的出了一口氣！

村副：（領導喊口號）擁護八路軍，擁護我們的勝利軍！

王：根鎖，你不要心焦，你媳婦現在好啦，在家裏照門哩……

村副：大伯，不要說啦，讓同志們快坐下吃飯。

王：啊！對，對，同志們快吃飯吧，沒有好的。

董：老鄉，我們不餓，喝一些水就行啦。（婦女們忙着倒水點烟）老鄉們，我們不敢多坐，這次老爺山戰鬥把敵人的援軍完全打垮了，但是潞安府的敵人偷跑了，不過他能跑出長治城，他可跑不出太岳區，要讓他把送來的機槍大砲統統留下，不能再拿上這些武器去殺害老百姓。（掌聲）

村：（呼口號）好隊伍呀！真是人民的軍隊！我們擁護他！

青甲：來來，村長（將桌上的旗拿下）你給同志們獻旗！

村副：好好！（接過旗用雙手交給連長）這是咱們老百姓的一點心，獻給赤胆忠心爲國爲民的八路軍！（掌聲）

蓋：（笑嘻嘻的接過來）……

青甲：喂！兒童團唱歌，（但全場都唱，只是到「八路軍萬歲」時八路軍不唱，在青甲說話中音樂過門起，歌譜附後）

衆：同志們，還是吃一些東西吧，吃我的，吃俺的……（大家亂讓）

戰士們：不，不，不要啦，不餓，不餓。

村婦：（從人羣中擠出來）同志，這是兩排子彈，還有一件蓋的，是漢奸隊伍丟下的，

你們拿上，這也是我的一點心！

靈：好好，把子彈留下，被子還是老鄉蓋吧。

村副：叫同志把這些東西都拿上吧。

靈：不要啦，後邊還有部隊要從這兒過，我代表全體同志謝謝老鄉們，（敬禮）我們不

敢多休息，要追擊潞安府的敵人——担架和民兵留在這裏，同志們，走吧。（戰士們起立整隊，一時鼓樂齊響，羣衆拍手歡呼，在極熱烈的空氣中幕漸閉）

（全劇終）

c 2/4

我們的勝利軍

(快步速度)

(門過)

5.3 56 | 1̣ 1̣0 | 2̣.1̣ 6̣1̣ | 3̣3̣0 | 2̣ 2̣ 3̣ | 3̣.5̣ | 6̣2̣ | 1̣.0̣ |
 5.3 56 | 1̣ 1̣0 | 2̣.1̣ 6̣1̣ | 3̣3̣0 | 2̣ 2̣ 3̣ | 3̣5̣.5̣ | 6̣2̣ | 2̣.0̣ |

不 怕 敵 人 瘋 狂 不 怕 漢 奸 來 侵 犯 保 衛 咱 們 的 好 田 園
 5.6 50 | 3̣3̣2̣1̣ | 5̣.6̣ 5̣0̣ | 5̣.6̣ 5̣0̣ | 4̣4̣ 3̣2̣2̣ | 1̣.2̣ 1̣0̣ |

八 路 軍 爲 民 除 害 殺 敵 人 他 們 是 咱 們 人 民 的 好 男 兒
 5.5 5 | 5̣.0̣ | 5̣.5̣5̣ | 5̣.0̣ ||

八 路 萬 歲 八 路 萬 歲 (掌聲)

義務看護隊（武鄉秧歌）

時間：一九四四年夏天

地點：武鄉泉河村。

人物：胡春花；三十五歲，婦救秘書。

王根弟：三十餘歲，落後，假乾淨。

鳳梅：二十四歲，進步，愛說話。

高引弟：二十九歲，大個兒，忠實。

郝滿元：五十餘歲，轉變了的人。

張所長：三十歲。

彩號乙：稍粗魯。

光明劇團集體創作
張萬鑑執筆

看護員：二十餘歳。

楊改香：三十歲，落後，後來轉變。

專才：十八歲，進步婦女，老誠。

貴關：十九歲，活潑，紡織隊長。

留春：十九歲，進步婦女。

郭老人：六十歲，小腳兒老太婆。

彩號甲：二十七八歲，活潑，愛說話，和氣。

彩號丙：頭部中傷的重彩號。

婦女：甲、乙。

第一場

（幕啓：一個平常的院景，音樂過門，貴蘭在打掃院。掃完後，音樂停止，滿元托簾箕上）

滿：這八路軍到來啦？

貴：來了村裏啦？

滿：不！我見春花、鳳梅，還有……我叫不來……

貴：是專才？

滿：大概是哇！（托上進了東房）

貴：（自語）這春花到來拉！改香、根弟老是不來，跟上她倆人這一組就搞不好，（向房內）爹！你去把咱那簾子拿回來舖上吧！簾子就用咱這吧！

滿：我去拿吧！你去叫她們吧，我剛才還叫她們來！（邊說邊出了大門喊）你們快來吧，還在那裏游擺甚哩！（改香、根弟應上）

改唱：滿元老漢連聲喚，

根唱：也不知又有啥事兒幹。

改唱：當個會員不自在，

根唱：開會上課真麻煩。

改唱：進門來我把貴蘭問，

根唱：你叫俺們爲那般。

貴唱：幹部前日把房三號，春花又開會作號召，三分院今日就要來，教咱把房子收拾好，

你們明明兒都知道，三番五次總得叫，都像你們這樣子，啥工作也搞不好，人

家各組都帶勁，咱這一組真糟糕。（切）

改：三分院又來咱這裏住來呀？我到看來，醫院在黎樹莊住，還常常送來洗衣裳呀，補

衣裳呀，要來村裏住下了吧，麻煩事兒又……

貴：人家春花離咱這裏六七里遠，還來打掃，咱們住在一個村裏還能嫌麻煩？

根：要是三五天吧，到淡事情，就怕三個月呀，五個月呀，咱就嫌……：

貴：動還沒動哩，到說下一大堆困難啦，咱還是去打掃吧，細鼻子騾賣了個驢價錢，賤就賤到你的嘴上啦！（指根一下笑笑的下）

改：走吧！真倒運！（二人下）（滿元將簾子拿上舖在正房，出來進了東房，春花、專才、鳳梅、引弟、留春拿簾帚簸箕……上）

春：（邊喊邊上）貴蘭！貴蘭！

滿：來哇春花！（鳳等進了正房）

春：貴蘭沒在家！

滿：她出去打掃啦，你沒碰見？

春：沒有！

鳳：呀！這家裏到掃好啦！滿元老漢，你不是怕咱軍隊住你房子，把炕刨啦！這是誰舖這木板來？

滿：你說我就落後一輩子呀！好好兒個炕。唉！（唱）只爲咱從前表現不好，怕住軍隊把炕來刨，思想起來真糟糕，民革室反省作了檢討，八路軍打仗把咱保，這個恩情不能忘了，吃了菓子不忘樹，八路軍恩情沒法報。幹部前日把房子號，急的我心中似火燒，心想盤炕趕不到，才用木板把炕舖好。今後春花你放寬心，我一定愛護窮病號，在從前我把事做壞，說出來大家莫恥笑！

春唱：從前你思想沒打通，沒把軍隊當成自家人，只要你今後改錯誤，我們大家真歡迎，今天不但不恥笑，還要學習你好精神。

鳳唱：滿元老漢真開明，

專唱：倒教我們喜在心。

鳳唱：咱在這裏莫悞等，

專唱：就到村外等傷兵。

衆：所長來啦！（所長邊唱邊上，看護員、貴蘭、根弟、改香、婦女甲乙同上）

所唱：隊伍洪杜去打仗，後方人員日夜忙，（看護員看家貼條子）增加了許多休養員，

因此離開黎樹莊。來了又要麻煩你們。（過板）（白）這一次打洪杜，彩號多，

黎樹莊住不下，因此搬到這裏來，這可又要麻煩你們哩！

春：還怎呢哩！所長，這彩號爲什麼還沒有來哩？

所：因爲民伏從前方接下來，擱在半路上，又到前方接去啦！

春：還在半路上哩？

所：是！

春：（對衆）那我看咱們到接一下吧，男人們正在忙的鋤苗子，要等到黑天半夜，教同

志們在路上受罪哩！

改、根：咱能抬動了？

鳳：怎呢抬不動哩？！

所：黑天半夜，再教你們去？

春唱：愛護軍隊理應當，軍隊洪杜殺敵人，爲保護我們受了傷；俺婦女雖不能上火線，也應抬傷兵在後方；專才去拿傷兵架，（專下）再叫貴蘭楊改香；你們去拿些麻糶，教咱路上照明亮；（改、貴下）青年婦女咱都去，小腳婦女熬米湯；咱們分工快準備，莫教臨時受張忙。

所唱：胡同志，真算話，自己動手推動大家，所裏人員真缺乏，全憑老鄉幫助咱，來了就要麻煩你們，又給你們添了許多囉嗦。

春唱：所長說的那裏話，軍民原來是一家，你幫我來我帮你，誰也不能各顧各，咱快打並早起身，眼看西山太陽落。（改香、專才上）

改唱：麻糶拿了一大宗，

專唱：傷兵架子綁現成，

改唱：再把春花一聲叫，

專唱：迎接彩號早起身！（切）

改、專：咱走吧！（郭老人邊喊邊上）

郭：春花！春花！這一回我可也要去啦啊！

所：啊！老太太，你可不能去！

春：：黑天半夜，深一脚、淺一脚，可不是說話哩！

郭：不，我總要去哩！

鳳：看你那兩隻腳，扭扭的，風刮不倒少甚哩！你還要去哩去！

郭：你狗們一說話就小看人，來和你狗們比一比，看誰軟誰硬哩？

春：就俺們年青人們去哇，你和她們在家熬米湯吧！

郭：不，我總要去哩，給我拿傷兵架子來！（搶傷兵架子下）

所：（笑着）真是個好老太太！

衆：咱們也走吧！（齊下）

改：秘書給你麻程，俺們不能去。俺男人沒在家。（放下麻程跑下）

春：改香！（沒叫住返回）所長！這房子夠住了吧？

看：所長，如果能把這個房子騰出來，咱們看護班住這裏招呼更方便些！

所：不知老鄉是不是能給騰一下哩！

春：貴關，能騰不能？

貴：能，我在仨二孩家睡哩，光俺爹到大門口這家裏住吧！

春：那你騰房子吧，俺們去抬呀！（春、所下）

貴：不！你等等，我也要去抬哩！爹爹！你給騰房子吧，我去抬呀！（內應）秘書！等

等嘛，急死呀！（喊着追下）（婦女甲乙未下）

滿：（搬東西出，見婦女甲乙）你們還不回熬米湯哩？可不遠，三五里地不大一會兒就

回來啦！

婦女甲乙：還用你結計，早準備好啦！（滿搬下）（甲乙進了正屋）

滿：（返上搬第二次出來正碰看護員）

看：老鄉，是不是給我們騰房子哩！

滿：是嘛！

看：來，我和你搬吧！

滿：不用，就在門口這房子裏哩，沒多少遠，你要用甚東西的話來借來吧！（下）

看：（將十字門簾掛上進了側房）

婦甲：（從房裏出來）看，燈籠火把到回來啦！快回托米湯吧！（二人下，又托米湯上

，進了側屋。火光，吵雜聲，哼聲，隨着留春、引弟抬第一付担架，貴蘭打火把，

看護員招呼進去。鳳梅、郭老人抬第二付担架，專才打火把；所長、春花抬第三付

担架上抬彩號丙，根弟打火把，婦甲乙忙着舀湯）

彩丙：（喊着）快快快快，敵人打機槍哩，第三班上刺刀，衝，殺！……

春：同志：沒有敵人！

看：所長，先放在院裏吧！（放下）（春花、所長招呼着）

彩丙：殺！（作刺槍狀）

衆：所長，這個同志瘋了？

所：不，他是頭部中傷，神經錯亂啦！

春：快舀碗湯來！（婦甲舀上）同志！喝口湯吧！
彩丙：我要給我排長報仇，非把這碼堡奪下來不行，殺！（將碗摔了，衆人一閃而散！）

只剩春花、鳳梅、專才、所長！

所：看護員準備針，注射一針，止止疼！

看：針已準備好啦！抬回來吧！

春：（見衆人躲開）都來招呼着！

衆：俺們嫌怕哩！

春：怕什麼？大家好好兒想想，這位同志掛了這麼重的彩，是誰不

衆：哎！真話！（擁上抬彩丙下）（中幕下）

第二場中（中幕前）

看：（滿面愁容）所長！所長！

所：什麼事！

看：哎！（唱）所長病號一直增加，工作人員就咱倆，東頭西頭跑個遍，成天不知忙個啥！
？第二病室那重病號，一天把人活累煞。叫所長你快調人，像這樣真是沒辦法！

所唱：咱們人員都去整風，該到那裏去調人，困難當然是有些，還得努力來完成，這裏婦女都熱心，幫助咱辦了許多事情。

看唱：大部份婦女是熱心，天氣長了就不對勁，改香成天永不在，根弟又嫌藥「噲」人。所唱：這不是改香不熱心，誰家沒有些忙事情，四天就誤一天工，自帶糧食和菜金。看仔春花多負責，不顧雨也不怕風，成天成夜不睡覺，滾湯坐水多殷勤，蠅兒打的淨打光，家裏掃的多乾淨，洗衣洗襪洗被褥，挖屎弄尿提尿盆，要不是老鄉來幫助，咱就啥事也搞不成。（切）（白）我知道！你這兩天，有些不對心啦！困難當然是有，還得咱努力克服，這裏婦女很好，咱們除換藥而外，一切工作都是婦女搞的！

看：婦女好我知道，天期長了就不對啦！看改香，成天不在，根弟嫌藥「噲」人哩，噢哩！哼！……

所：那人多了還沒有個落後鬼哩？

看：當然！都像胡春花同志，問題倒解決啦！

所：這樣吧！我一方面給總部去信，看能不能調來，一方面和胡秘書談談，讓他們多招呼幾天！

春：（慌張的喊着上）所長！所長！……

所：什麼事？

春：你快去看看那個同志，兩三個人按不住一直往起蹦！

所：看護員！快去注射一針，我寫封信就去！（看應下）

春：所長，你愁什麼哩？

所：我愁這彩病號一百多，工作人員都去整風啦！就我們倆個人招呼不來，我們計劃給院部寫封信，看能不能再調來幾個人。

春：所長，我們沒有學過看護，細密營生不會，要粗笨營生，我們可以多招護幾天！

所：那我們歡迎極啦！

春：一天得幾個人哩？

所：（計算）大約得八個人！

春：那不成問題，我集合大家開個會吧！

所：好，我到二病室看看去！（下正遇見貴蘭上）

貴：所長，你去那呀？

所：我到二病室看看去！（下）

春：貴蘭，把你那一組……俺不，把咱們婦女一齊集中來開個會吧！

貴：噢！（出外）鳳梅、引弟、專才快都來，春花叫咱會哩！（鳳梅、引弟、專才、留

春、貴蘭、根弟亦不高興的跟上，扭在一旁一言不發）

衆：開會哩秘書？

春：開會！都來啦。

貴：係改香不知道那裏去啦！

留：改香？咁成天老是不在，我看總得開會鬥爭狗哩！

鳳：那天教她捏餃子，她說不會，教她燒個餅，她說幹不了，我看總得鬥爭狗哩，要不，把好人還打了帶累哩。

引：專：咱先開會吧！開啥會哩？

春：我剛才到這來，見所長發愁哩，醫院裏彩病號一百多，看護員都整風去啦，他們倆個人招呼不過來，我意見咱們在多招呼幾天！你們意見哩？

衆：能行！

根：那你們說一天就啥也不要幹啦，盡支應這哇？

衆：依你說這傷兵員同志們就不要管啦？

貴：知道你也不熱心啦，托上個尿盆子，「搵」上丈把多遠！

鳳：假乾淨，尿刷鍋！（改香在偷聽）

春：大家不要亂說，這也是個問題，咱們這麼多人在這裏，動的忙死呀，坐的坐死呀，

把家裏事情悞了也不合適，我意見咱們組織一下分分工，所長說一天得八個人！

引：俺那組八個。

留：俺那組七個。

鳳：俺那組也是七個。

貴：俺那組倒是八個吧！不知道你改香算不算？

專：四八三十二，要是四天輪一次還差三個人。

泰：咱慢慢兒動員哇！

根：咻吃喝哩！！

衆：吃喝自家帶嘛！

根：我當公家管哩哇！

衆：你就不想？

根：那都幹些啥哩！

鳳：幹啥？托出尿盆掃家地，還得舀水把臉洗，灌湯灌水喂東西，到毛廝裏背上去，保

證家裏沒蠅子，衣裳、褲子、被子、褥子、綳帶，洗淨晒乾，補如貼。

改：（撐不住氣了）老天爺呀，說還得半天哩……

衆：你在那裏幹甚來？（撲上）

改：呀！一說話就把人兇住，毛廝也不要去？

鳳：去毛廝裏就用這半前晌哩？

留：知道你也不熱心啦！

改：說我這不熱心，我就不接受！

衆：給你提個意見，老是不接受，我看總得開會鬥爭你哩！

改：鬥爭就鬥爭，吓嚇那個小胆胆哩？

衆：（撲上）不敢？不敢？……

改：經過個大大！

衆：見過個怕怕！

根：把改香還要吃了哩！

衆：你不服氣？……

根：哼！……（低下頭去）

春：大家不要亂說，咱慢慢的來！

改：（生氣的說）秘書，我要請假哩，去住娘家呀！

春：有甚事情哩？

改：秘書！（唱）在家住了三個多月，永沒有住過一天娘家，俺爹俺娘年紀大，有好有

歹我結計煞，這兩天常常打氣噴，眼又跳來耳朵又熱，今天要去把爹娘看，暫時請

假一個月。

引唱：看你擁軍不熱心，你的思想沒打通，平時你就不負責，想到娘家躲安生。

鳳唱：娘家本來沒事情，胡說八道哄哄人，誰不好眼跳耳朵熱，誰不好哈噎打氣噴，安

安生牛當看護，想要請假萬不能。

改唱：請假我把秘書問，此事干你們淡事情，你們都是一把兒，平空插入欺負人。

春唱：叫改香沒辯了，應該好好作檢討，不是大家批評你，擁護軍隊你不算好。

改：叫秘書聽我說，我並不是不積極，你說說一天家，這算鬧得個甚哩呀？不脛明、不管黑，說不定侍候幾個月，僅只侍候淡事情，咧還得挖屎弄尿送尿盆，骯髒的不能行，一噲一的俺們嫌頭疼，只說侍候三兩天，誰知成了個常事情，再把秘書一聲叫，咱可憐的不能行。

留唱：托尿盆，你嫌髒，應該好好想一想，八路軍洪杜殺敵人，爲保護咱們受了傷，不要說侍候幾個月，就侍候幾年有何妨。

貴唱：生生兒跟上你一個人，影響咱全組不能前進，我已說過你好幾次，你的錯誤永不改正。

專唱：看你擁軍不熱心，你的思想沒打通，今天說出這樣話，應該到民革室去反省。

衆唱：看她反省也不行，總得教大家來鬥爭。

改唱：你們想鬥爭就鬥爭，不要吓唬我胆小，俺爹俺娘生養我，也沒有這樣來學順。

春唱：叫改香、沒這樣，你應該好好想一想，當爹娘作務咱，恩情當然不能忘，八路軍對咱大恩典，提起來賽過咱爹娘，你想想你爹把你賣鵝頭，一天家，挨打受罵真

慚惶，受壓迫，誰可憐，生活如同坐牢監，自從來了八路軍，你才能夠把婚離，到現在，嫁泉河，夫妻多和會，到現在得到解放，你倒忘了沾得誰的光，挖尿弄尿托尿盆，你嫌髒，你想想，他們爲了誰掛彩他們爲了誰受傷。

改唱：已經侍候了好幾天，還沒有報了這些恩典？一天家，真討厭，又挖屎，又弄屎，又滾湯、又滾水，坐在跟前不敢離，打蠅子、掃家地，衣裳褲子被子綳帶一天得洗好幾遍，吃東西，還得喂，到毛廁裏又得背，俺們受得不成罪，還得從家裏帶米麵。

鳳唱：早往年、你家窮，想帶米麵也不能，吃了上頓沒下頓，吃了一升羅一升。自從來了八路軍，你才算，翻了身，才能過這好光景，你真是瘡兒好了忘了疼，吃水不忘掘井人。

衆唱：你真是，知恩不報無義人、沒良心！

改唱：你們這樣欺負人，我就不贊成！

衆唱：總要集中村裏婦女們，教大家向你作鬥爭。走！（衆擁上，改香往後退，春花攔住）
春唱：大家不要亂批評，（是慢板）叫改香你也不要只把氣生（改低下頭去），那一個
人也不是甘心落後，主要是他的思想沒有打通，八路軍對咱們恩情太重，老百姓二
輩子也報不清。叫改香你本是明白之人，這道理你不要假裝不懂，你思想、我早
已知道你打通，主要是天期多了就不耐心，（改香滿意的低下頭）只要你把這點錯

誤改正，從今後好好擁軍，耐心看護、爭取模範頭名。

改唱：你的話我懂得完全贊成，你果算猜透我心裏事情，這兩天我並沒有耳熱眼跳，主要是想到娘家躲天安生，剛才問你大家對我批評，我錯誤我接受完全記清，從今後我好好來把軍擁，我總要好好看護，耐心等待，錯誤一定改正。

根唱：見改香反省後眼笑眉開，羞的我王根弟把頭不敢抬，心中事我要對秘書言講，（過板，想說什麼）秘書……我心裏……

春：有什麼話說吧！

衆：說吧怕什麼呀？人家改香沒有說了！

改：咱就不說個呀！

根唱：對大家我實在難把口開，這兩天對軍隊實在慢待，有了事我總想生法兒躲開。托尿盆洗綳帶，我嫌骯髒，全不想他們掛彩是爲誰來，我不願向你們進步人學習，要尖巧偷懶，越學越壞，說我是假乾淨一點不差，這陣兒想起來太不應該。我今日對大家提出保證，胡秘書你放心我知道必改。

春唱：我一聽他二人作反省，（緊板）知錯改錯就能行，今後不但不落後，要爭取模範當頭名。

衆唱：方才俺們幾個人，對你態度不好甚，青年人性子急說話硬，說你不要記在心。

改唱：你們沒說這樣話，這些事情不要緊，今後對我有意見，大家提出來批評，把我錯

誤來糾正，我真誠意來歡迎。胡秘書把我勸，使我撥雲見青天，今後多多幫助我，我永遠忘不了你的恩典。

齊唱：咱們擁軍大家責任，全靠大家來完成，我願和大家在一塊兒，咱們團結一條心，在家好好鬧生產，勤謹勞動幫助男人，四天一次當看護，真心誠意要耐心。（切）（改香低頭想着）

鳳：改香，你想什麼呢？噢？知道啦（玩笑）！是耳朵燒紅！

榴：不，是眼跳呢！（衆笑了）

改：瞪眉尅眼也是你們，嘻皮笑臉也是你們！

衆：你呢？……

改：我就和你們不一樣！

貴：（學改香的樣子）秘書，我要請假哩，去住娘家呀！

引：毛廁也不要去？！

春：不要玩笑呀，怕惱了！

衆：不怕呀！咱開會哇！

春：開會，還是剛才說的，四天輪一次，一天八個人，主要是大家負責，改香，你行不行？你組長怕你不行哩！

改：行！

春：那就這樣吧！快回去，磨豆腐的、推麥子的，大家動起來！

貴：唉！天下雨啦！院裏還晒着許多東西呢！

改：（推了根第一把）走吧，同志，咱們一樣！（衆笑齊下）

第三場

（同第一場景，牆上刷得很白，上寫着衛生標語，靠窗子搭一個小棚，內有桌凳小床花盆……等。幕啓，音樂過門，婦女們忙亂着。春花洗衣服，改香、引弟打蠟子，專才、榴春掃地院，鳳梅、貴蘭、根弟托洗臉水，打開水，各人工作完畢後，都拿起針工到小棚內做營生，春花繼續洗衣裳。彩號甲扶着拐杖出來嗽口。）

彩甲：（嗽口後向內）哎！咱們歡迎婦女唱個歌子好不好？

內應：好！（鼓掌歡迎）（彩號乙，掛着胳膊也走出來）

彩乙：咱可不能鼓掌啊！

鳳：咱歡迎老王說個故事好不好？

衆：好！（鼓掌歡迎）

彩甲：這到不是先提議後表決哩！

衆：（互相看了會）那咱先唱個吧！唱了你可得說故事哩啊！

彩甲：唱了再說！

鳳：（領導）軍民是一體……一、二，

彩：（唱）我要小便哩（春花跑出去把尿盆子托回來，便完送去）

衆唱：（一）軍民是一體，骨肉不分離，你要呀愛護我，我要愛護你……（複唱一句）

（二）做鞋縫衣服，件件要結實，好房呀軍隊住，好米軍隊吃……

鳳：（擺手讓大家不要唱）歡迎老王說故事！（衆鼓掌）

彩甲：（摸了摸腦袋）沒有個說的嘛！

鳳：說打洪杜！

衆：對對！說打洪杜吧！

彩甲：說打洪杜？那我可有說的啦！（想）我給你們說說我們排長吧！

衆：說打洪杜，說排長幹啥？

彩：排長也打洪杜來，打洪杜排長也在來嘛！

衆：噢！連系着呢！你說吧！

彩甲：我們排長叫王鳳才，是邊區一等殺敵英雄，他長的個兒比我大一些兒，臉黑黝黝的，他是個河北人……

：叫你說打洪杜，你又拉起河南河北來啦！

彩甲：看！這說書，上的場來有四句提綱道罷才書歸正傳，說一位二等殺敵英雄，不把

家鄉居住表明還行？

衆：捷徑些兒！

彩甲：捷徑些兒？咱一直說他接受了命令以後，到了砲台根兒吧！

衆：對，對對！……

彩甲：天黑的很，伸手摸不見拳頭……

衆：是看不見吧？這還摸不着！（閉住眼學）

彩甲：就沒有顧得上摸嘛！

衆：快說哇！

彩甲：我們排長帶領我們這一排人，悄悄兒的摸到砲台根兒啦，三班長，小低個兒很勇敢，第一個從梯子上往上爬，被敵人發覺啦，「拍」一槍……

衆：怎麼啦？

彩甲：犧牲啦嘛！

衆：噯！……（互相憐惜的看着）

彩甲：這時候，我們排長悄悄兒傳下命令：「弟兄們，跟我來」。說完話，他把手榴彈握的緊緊兒的從梯子上爬上去，「拍」……

衆：怎麼啦？

彩甲：（指左胸）從這裏打進去。（指左背後）從這裏出來啦（隨着悠悠的往下躺，貴

開很快的起來扶住，哎！你不要拉我！

貴：我怕你跌倒了！

彩甲：不怕！我掛彩是在（指腿）這裏，我們排長掛彩在這裏的。

衆：掛了彩，後來怎麼樣啦？

彩甲：我們大家很快的把我們排長扶下來，但是我們排長堅決不下火線，從別人手裏奪過來一口大鋼刀。不顧敵人機槍掃射，不顧自己彩口疼痛，臉上神色不變！

衆：不像不像！伸手摸不看拳頭，還能看出神色不變？

彩甲：噯！英雄向來就不變色，我跟我們排長作戰不是一次兩次，成百八十次也多，他從前就沒有變過色，這一次還能變了？

衆：（互看着）像，像！老王，你說吧！

彩甲：你看他不顧敵人機槍掃射，不顧自己彩口疼痛，勇敢的撲上前去，克呶……

彩丁：哼！我要大便哩！

彩甲：大便哩？

衆：（互推）你去吧！你去吧！（結果春花背着彩丁，專才架着腿下）

專：老王，可不要說了啊！

衆：老王，快說吧！

彩甲：這該聽誰呀？

衆：少數服從多數！

彩甲：哈！你們這一張嘴！就先講講民主原則。

鳳：你不實行民主老王？

彩甲：實行民主！不說了在肚裏悶得不行！

衆：快說吧！

彩甲：還是我剛才說的，（精神一抖）不顧敵人機槍掃射，不顧自己彩口疼痛，英勇的撲上前去（舉起拐杖作砍鐵絲網的樣子）克呶、克呶、克呶……（當第三下舉棍要砍下時，正碰所長，幾乎打在頭上）

所：噫……（退後了一步）

衆：哈，所長來啦！

所：咱們換藥吧！

彩甲：對，換藥吧！哎！最後交待，一口氣砍斷三道鐵絲網！換藥！（進了病室）（大家忙亂起來打水，取綳帶……一陣忙亂後，婦女甲乙托着鍋，提着籃子上）

婦女乙：秘書，咱們給同志們送來些雞蛋、掛麵（托進病室）（所長由病室出來）

春：所長，這是俺們婦女給同志們送來些薄禮！

所：秘書，你們常常送東西，這可是實在……

彩甲：（由病室出）秘書，成天讓你們送東西，費這心，我們真是……

春：哎！同志呀！（唱）同志們這些小事沒掛心間，八路軍大恩典永報不完，領導着老百姓堅持抗戰，幫助着老百姓都把身翻。在洪杜殺敵人鬼子喪胆，不顧犧牲你果算中華優秀兒男。同志們光榮負傷來到村內，老百姓當看護理所當然。倘若有對同志們照顧不夠，請同志提來大家商談，張所長有意見請你提吧！（過板）（白）所長，對我們有甚意見，請你提出來好糾正。

所：我現在只有感激，沒有任何意見，你想，這彩病號一百多，要不是大家自動報名當看護，我們真是毫無辦法！

引唱：張所長不要客氣軍民一家，在前方你們殺敵功勞甚大，老百姓才能夠安居樂業，在後方加緊生產開荒種地，減輕負擔改善了羣衆生活。

彩甲唱：殺敵人保家鄉我們的責任，爲羣衆謀利益是我們傳統，老鄉們對我們這樣招呼，到甚時才能報了老鄉的恩情。

鳳唱：叫同志這件事沒掛心中，當看護是我們少盡窮心，只盼的同志們早早健康，到那時前線上多殺敵人。

彩乙唱：前幾天對老鄉態度莽撞，這陣兒想起來太不應當。我錯誤從今後一定改正，說出來還得請老鄉們原諒。

57 改唱：叫同志不要客氣聽我細言，前幾天當看護就嫌麻煩。胡秘書與人家把我解勸，這陣兒想起來心中不安。我錯誤從今後一定改正，對同志們招呼不夠請同志包涵。

彩甲唱：同志們對我們真是處處關心，胡秘書親自動手推動別人，這教我有病人真正興奮，有大家來幫助我定安心。至如今我沒有別的話說，養好病到前線上多殺敵人，來報老鄉的恩情。

衆婦女合唱：叫同志這件事沒掛心中，愛護軍隊是我們老百姓責任，只盼的早日裏反攻勝利，到那時軍隊人民歡聚一處大家同享太平。

所唱：聽大家說罷了我真興奮，表現咱軍隊人民團結精神。這力量真偉大永打不垮，任何敵人摧不毀咱軍民一心，只盼的早日裏反攻勝利，到那時軍隊人民歡聚一處大家同享太平。（切板）（所長興奮的一手將挾在臂下的一塊匾掉在地上，婦乙甲拾起來）

婦甲：所長掉了啥啦？

所：哈！我到忘啦！這是我們院部給胡秘書暨泉河婦女贈一塊匾！

衆：展開來看看呀！（大家展開一齊圍攏來看，上寫「擁軍模範」）

春：所長，何必這樣呢？

衆：（興高彩烈的）秘書！（緩奏音樂唱慢板秧歌）胡秘書你果算擁軍頭名，領導着婦女們人人前進。誰要是有意錯誤耐心說服，你真心幫俺們把思想打通。欽佩你自己動手推動大家，以身作則好的作風。

改唱：贊成你領導我們，引唱：教育我們，留唱：加緊紡織，貴唱：加緊生產，鳳唱：組織起來，（在來字上挑起來婦女合唱）人人擁護八路軍。（一聲切板，末一句輪唱，要不唱梆板）

——幕緩緩下——

錯打算盤（武鄉秧歌）

武鄉城門解放
劇團集體創作
東俊
川
明執筆

時間：一九四六年冬天。

地點：武鄉城關附近×村。

人物：魏書貴：三十六歲，過去是一個「油反光蕩」的人，家窮，在此次清算運動中才翻了身，但仍好吃懶做，有靠分配、救濟的思想。

王氏：書貴妻三十五歲，老實樸素，個性軟弱。

春梅：書貴女十八歲，已出嫁，思想前進，積極，會說話。

慶虎：書貴子十三歲，天真活潑。

魏潤生：農會主席，三十五六歲，工作積極。

劉愛香：婦救主席，二十來歲。

陳卯則：三十四歲翻身農民，但勞動上亦差，沒主意，「隨山倒」。

王禿小：二十來歲，民兵，也是才翻了身，肯勞動，認識好。

梁長大：二十七八歲，翻身農民，老實，肯勞動。

馬二旦：六十五歲，翻身農民，能搭黑起早，是拾糞模範。

佈景：第一、三、五場在二道幕前；第二、四、六場是書貴的家庭，正中是炕，左面一桌一椅，桌上有些碗、筷、鹽、醋罐等，炕右下是火台，上邊坐着鍋，後面左方有一個裏屋，左下角是房門。

第一場

開幕：

王氏：（拿着鞋底上，邊做邊唱，慢板）王氏女，出門來，心中焦燥，想起了，家中事，叫人煩腦，俺漢子魏書貴本領太小，因此上，一家人生活不了。自從那共產黨，人家來到，窮人們才算是有了依靠。這兩天羣衆把地主門倒，聽說是鬥爭果實，真是不少。俺漢子領果實清早去了，天快午，不回來好不甘心，王氏女還站在路旁觀瞧，等人仃回來了細說分曉（送緊板）。

書貴：（揹着布袋上，唱）方才離了公所門，揹上果實回家中。心中高興往前走，你在这地幹些甚！（切板）哎！你在这地做甚哩？

王氏：今晌午鍋裏還沒下的哩！儘管等你也不回來，你給咱分下些甚哩？

書貴：可算有了辦法啦！你給咱分了十來畝好地，三石糧食，還有一勾勾牛，亂七八糟還有衣裳呀傢俱呀，咱回家再說哇！（唱緊板）魏書貴，笑盈盈，可算能過個好光景。

王氏：（唱）孩子家爹來咱快走，急忙回家把飯用！（倆人同下）

第二場

（二道幕開，慶虎一個人在炕前站着）

慶虎：（自言自語，急躁地）俺爹和俺娘怎呢儘管不回來哩？肚裏餓的！（慢板唱）小

慶虎，在家裏，餓的沒法，俺爹娘，不回來，因為什麼！俺爹爹，村公所去把米拿，俺娘娘出門外前去尋他，慶虎我還坐在俺的家下，等爹娘回家來才能吃喝！（送緊板）

書貴：（上唱）揹上果實回了家（把布袋放下），

王氏：（上接唱）我給咱趕快把米下（切），

慶虎：娘！你們怎呢才回來哩？快給咱做飯哇！

王氏：呷你快焰上火（進裏屋）

慶虎：（坐在火旁焰火）爹爹你攆回甚來啦？

書貴：是呀給咱分配的呀小米，我看咱今晌午先好好的吃上一頓哇。慶虎，叫你娘挖上四升米，（王氏取升子出）去麵舖裏換上些麵，再到攤攤上給除上些調和，明天分配下錢給他！

王氏：就吃上些米飯哇，貴巴巴的換呀麵做甚哩？

書貴：你這傀儡呀！甚會也是個小有才！去挖的哇！

王氏：老爺呀！給你挖上！慶虎，取簸箕來（挖米）快去哇！看叫呀促勞你啊！

書貴：勿地大孩子誰敢捉哩！再給我除上盒紙烟啊！

慶虎：噫！（拿着米下）

書貴：你快給咱焰火哇！明天勞咱掛上些炭！

王氏：（焰火）呀給咱分配嘮些甚哩？咱村數誰分的多哩？

書貴：我給你拉拉啊！（唱慢板）你趕快在地下焰火做飯，聽我把分果實給你談談，共產黨叫窮人都把身翻，咱以後不愁吃，也不愁穿，呀給咱分配了十畝好田，還有那牛一股，小米三石，說衣服分配了一共八件，還有那冀南票五千多元，咱村裏禿小長大，二旦老漢，人呀也得了那果實無算，我已把分果實給你說完，爲什麼小慶虎也不回還，（切）這個孩子該着回來啦嘛？

王氏：就是說哩，怎麼他在外頭又和佢孩子們耍住啦？

慶虎：（拿着白麵紙烟等上）娘！給你麵，快趕哇！（向貴）爹爹，給你紙烟（書貴接烟吸起來）。

王氏：慶虎，俺孩給咱炆住火（趕麵，唱慢板）王氏女接白麵心中喜歡，我這裏急慌忙直把麵趕，咱家裏從今後不受困難，這就是毛主席他的恩典，叫慶虎快給咱把火來炆，鍋滾了下上麵咱就吃飯，一霎時把白麵趕切齊便（慶叫「娘」）又忽聽小慶虎叫我一番（切板）

慶虎：娘！鍋滾啦，下麵哇！

王氏：嗯！來咱下（下麵，少刻搭碗內）慶虎，給佢你爹端去！

慶虎：（端飯）爹爹，給你飯！你着調和哇！

書貴：（接飯，吃）你們也吃哇！（王氏慶虎都吃起飯來。）

卯則：（上）才吃飯呀！

書貴：卯則，快來哇，吃上些飯哇！

卯則：（坐炕沿邊）不！我倒吃了飯啦！

王氏：吃啦！再吃些哇來？

卯則：不！你們今晌午吃的不賴呀！

書貴：翻了身啦，還不好吃些，當是你睺小有財，甚會也捨不得吃！

卯則：大早（趕快）吃完怎呢活呀？

書貴：怕他們不給咱分配嘮哩？

卯則：你又沒咁短咱的呀！

書貴：（唱流水）卯則你真不開通，還是從前咁老腦筋，毛主席來領導好，時時刻刻爲窮人，分下果實叫咱用，咱不吃不穿還等甚？吃完果實不要緊，你一定還要給咱分，以我說吃嘮喝嘮是盡攢，好吃好穿是有福人。

卯則：（唱流水）書貴哥說罷我心喜歡，你這人真是不簡單，以前我就達不犯（懂不來），我以吃爲完你不管，日後我要照你辦，痛痛快快快活幾天（切）。我以爲吃完你就不管啦，原來你還要給咱分配哩。你坐哇，我也給咱出街割上些肉，回家香香的吃上一頓扁食哇！（下）

慶虎：娘！我去耍的呀！（也跑下）

書貴：（得意地）你卯則可是個好人哩，俺兩人就能說上嘮。

王氏：老爺呀！你兩個人可說到一上啦，今晚期給咱去拾柴的哇！

書貴：翻了身啦，還拾柴啦，明天掛上些炭就對啦嘛，我今晚期睡狗覺呀！（吸着烟躺在炕上）

王氏：總得咱動哩哇，甚也指你呀？

書貴：（生氣的）你不會去！

王氏：看你甚腔調哩！

長大：（上）書貴哥，咱們變上一晚期工哇！

書貴：變工做甚哩！

長大：担團，這兩天高埠（廁所）實在滿的不行啦！

書貴：我今晚期忙哩，沒工夫。

長大：吩咐我再去尋個人來（下）。

書貴：担團？打併住坐的呀！

王氏：就勿地呀，吩咐你和伢担上一晚期來哇，甚會也坐不足！

書貴：等的哇（少靜片刻），咱也去備辦上些調和，割上些肉，好好的活上兩天哇。（

下炕，取竹籃）

王氏：不想動光想吃，看你是填不滿的坑！

書貴：（又起了火）老婆蛋子，你曉的甚嘮哩？（下閉中幕）

第三場

二旦：（提着籬頭糞杈上，唱流水板）我老漢真高興，提上籬頭去拾糞，自從來了八路軍；羣衆才算翻了身，俺家有地種，現在過成好光景。想起過去舊社會，俺

家裏窮的甚無甚，整整受了一輩子，地主剝削的淨打淨，一遭拿光還不算，還把我掃地趕出門，不是來了共產黨，我老漢怎能翻了身，以後要好好搞生產，耕三餘一不受窮。正在拾糞抬頭看，從東面過來一個人，我在這地等一等，看一看來的是何人！

潤生：（上，唱流水）方才離了村公所，回家打併去勞動，心中有事往前走，遇見老漢你拾糞（切）。二旦老漢翻了身啦，實在能受哩啊！多拾下糞哩哇！

二旦：人得喜事精神爽，翻了身有了本兒，還不就上這個本兒動等甚哩？

潤生：（唱流水）你說這話我耐聽，可是人心大不同，你翻了身肯勞動，真是模範好精神，你看咱村魏書貴，他現在也是翻了身。光想吃來不想動，喝酒吃肉當營生，我正打算勸勸他，看他能不能來改正。

二旦：（唱流水）潤生說話道理通，誰還能坐的常不動，光吃果實太不對，過光景全憑肯勞動，潤生你去把他勸，不要叫咱村有閑人（切）。

春梅：（提着竹籃上）農會主席和二旦大爺在這地拉甚哩？

潤生：正拉你爹哩，你來啦，去你娘家呀！

二旦：春梅，你一個人來來孩，沒咱和你女婿相跟？

春梅：一個人來來，你沒咱在！你們拉俺爹甚來？

潤生：你看你你爹，翻了身啦，可是懶的不動彈，一天家不是吃肉，就是喝酒，你看你

你二旦大爺佢倒勿地大（那樣大）年紀啦，永不肯坐的。俺們正打算去勸勸他哩，你來了正好，你也勸勸你爹啊孩。

春梅：俺爹原來還是勿地個哇嘛？我也勸勸他，可是全憑你們哩，（唱緊板）一聽農會說一聲，俺爹翻身不勞動，今天到在俺娘家，咱好好把他思想打通。

圓生：（唱）叫春梅，放寬心，慢慢叫他來改正。二旦老漢拾糞吧，我就到他家走一陣（和春梅同下）。

二旦：（唱）農會主席工作緊，走起路來快如風。眼看我也拾滿糞，提上繯頭回家中（下）。

第四場

（中幕啟，書貴蓋着被睡覺，呼聲如雷）

王氏：快起哇，看甚會啦？

書貴：（嘴裏不知說些什麼，翻了一下身）……

王氏：（停了一刻，又推書貴）快時飯呀，不怕人來了笑話！

書貴：（從被窩中探出頭來）惡心毯哩，起的做甚哩！

（又睡去）

王氏：嚇嚇你睡的哇，越活越學好嘅。（坐在火邊做起營生來）

潤生：（和春梅齊上）還睡覺哩，你閨女也來啦！

王氏：潤生快坐下哇！（又向春）春梅，你一個人來來孩！

春梅：一個人來來，佢去拉煤的啦！

王氏：（推書貴）快起哇！你看佢誰來啦！

書貴：（揉眼）農會主席來啦，你看我還睡覺的哩，（起）春梅也才來！

春梅：爹爹怎呢這張會兒，（這般時候）還睡覺哩？我將頭兒見佢二旦老漢早早的倒在

大路上拾糞哩！

書貴：咱管佢哩！昨天黑夜睡得遲啦嘛！

春梅：噫！叫佢農會給你說說哇。

潤生：咱隨便倒拉倒拉哇，（唱慢板）書貴哥你聽我有話講，咱們把閨人家細說端詳。

你從前家裏窮難過時光，沒吃喝受冷凍真正悽惶。要不是共產黨把咱解放，到將來還不知如何下場。翻了身就應該加緊生產，只想吃不想動可不應當。翻了身是把咱窮根刨掉，栽富根全憑得勞動緊張。倘若是不動彈果實吃盡，一家人又怎麼光渡時光。聽說是書貴哥就是這樣，又吃肉又喝酒浪費鋪張。從今後要改正是我

的希望，不可敢把這事成了經常。（切）

書貴：我覺着吃些穿些並也不算甚呀，況且咱也沒啥常坐的呀！

春梅：爹爹你聽我再給你說說啊（唱慢板），你農會說罷了你要想想，聽孩兒我有話再對你講。人仔都翻了身生產緊張，你偏是不勞動睡在炕上。村裏人一個個說短道長，都說你還是呀落後思想。你二且常拾糞搭黑起早，那個人不說你模範榜樣（轉緊板）。爹爹你好好想一想，你怎能對起共產黨。

王氏：（唱）農會和春梅說罷了，我再把話講一講，自從咱家翻了身，你也就太實不像樣，光只好吃還不算，天天清早不起床（切）。你都的話，你聽見了沒啊？不翻身懶的不動彈，翻了身還是不動彈，光是吃你給咱分的呀果實哩！

書貴：（不滿意的）呀你說分果實是他們給咱來哇，咱問他們要來？不過我改就對啦嘛，還用你們打通我思想哩？

潤生：對啦！改就好！人仔都生產節約，支援前線哩，咱大吃二喝還對哩！我看不早啦，你們都鬧的吃飯哇，我走呀！（起）

王、春：（同說）就在咱地哇！

潤生：不用，書貴哥，你好好想想哇呵！（下）

春梅：（無書）爹！你不敢光靠分果實，這個思想可是不對！

書貴：唉！（又躺在炕上）

慶虎：（跑上）姐姐甚會來來？

春梅：才來！

慶虎：娘！還沒做飯哩？不早啦！

王氏：咧，快給咱去捕柴來！

慶虎：哼！（下）（中幕閉）

第五場

（禿小、長大扛着扁担繩架上）

禿小：（唱流水）咱們窮人把身翻，

長大：（接唱）心裏高興又喜歡，

禿小：（唱）以後我要多勞動，

長大：（接唱）我也要好好來生產，

禿小：（唱）咱到窯上去担炭。

長大：（接唱）從今後燒點不困難（送）。

書貴：（提着酒肉等上，唱流水）割上豬肉倒上酒，急急忙忙往回返，正是行走抬頭看

禿、長：（合接唱）攔住了書貴談一談（切）。書貴，又回家好吃呀？
書貴：你們去那裏呀？

禿、長：俺們去竈上担炭的呀！

書貴：你們實在是好好哩嘛！

禿小：俺們覺着係給咱分配上果實，就是叫咱好好生產來，只吃不動，吃完了不用說係不給再分，就再分上也不光榮呀！

長大：如今是新社會，還能坐着吃哩？

禿小：就是嘛，你沒吶見咧地主們，要早動彈時，羣衆還鬥爭他哩？

書貴：你們說……（低頭想）

長大：我覺着就是翻了身的人，只好吃不想動，依靠分配救濟也是地主思想！

禿小：走哇！担炭去來，動彈上一天端住碗多舒服哩！

長大：走（引）咱快到竈上去担炭。

禿小：翻了身越要搞生產（二人同下）。

書貴：（又在思索，自言自語，）唉！係都說的也對，靠分配救濟是地主思想……動

上一天端住碗也舒服，咱不動端住碗……唉，（唱流水板）見他們兩個人前去担炭，不由得我心裏自打算盤。人家都翻了身加緊生產，我書貴只顧吃不想動彈。前幾天老農會把我來勸，我還嫌人家都討厭麻煩，將頭兒他兩人又和我談，翻了身越應該好好生產。耳旁邊又聽得人聲亂喊（過板）。

內甲喊：三孩，你見書貴來沒吶？

乙：怎呢沒見哩？佢提得咁豬肉燒酒，又回家好吃的啦！

甲：你說他吃着也光榮？他就不比比佢咁担炭客們？

乙：好日！村裏倒釀成一糊啦，他還管咁哩？

書貴：呀，不好！（接唱）又說長，又道短，我心作難，看起來，從今後只得轉變，我一定要好好勞動生產！我提上酒和肉快往家轉，（白，不對）回家去再吃喝心裏不安！（白：有了）我未免將酒肉擁軍擁幹，送給了軍屬家還是正端！我在這路旁邊莫再多站，送酒肉軍屬家，去走一番！（匆匆下）

第六場

（中幕開，王氏紡花，慶在桌上爬着寫做，婦救主席，愛香：嬌嬌，紡花哩？）

王氏：愛香快來哇！坐下，你當主席，工作甚會也忙的。

愛香：忙甚哩？俺叔叔去了那裏啦？（坐）

王氏：佢早早地起來倒去担炭去啦！天陰的黑暗暗地，快下雪呀，也不回來！

愛香：佢俺叔叔可和以前不一樣啦！村裏人誰不說佢是新英雄哩！

王氏：他好甚哩？不過不像以前懶啦哇！

愛香：嬌嬌（唱緊板）叫嬌嬌，聽我明，俺叔叔和前大不同。以前好吃不勞動，現在成了新英雄。又担炭，又拾糞，運輸生產不消停。起五更，搭黃昏，辦甚工作也不後人。嬌嬌也是肯勞動，紡花織布縫針工，慶虎上學把書唸，老師說他是好學生，這樣時常做下去，保證咱是模範家庭！

王氏：（唱）愛香俺孩說成甚！翻了身應該好好勞動，不是來了共產黨，咱家時光過不成！穿青不忘種藍人，享福不忘八路軍！

愛香：（唱）嬌嬌說話果是真，我又想起事一宗，現在上級有號召，開展紡織大運動，一個婦女織十五斤布，百日以內要完成。一來爲了自己用，二來能換必需品，嬌嬌你有啥意見，不知完成完不成？（切板）

王氏：完成勞，以後有甚工作就給我說，我總要好好的辦哩！

愛香：俺叔叔轉變啦，嬌嬌也越進步啦！咿，嘮我走呀！今黑夜還要上冬學哩，你也來哇。（下）

王氏：（送愛香）來坐來哇孩！（回來坐炕上紡花，唱慢板）王氏女，在房中，紡花生產，細想起家中事，暗暗喜歡。天剛明，都起來，齊把活幹，他勞動，我紡織二家生產。想從前，他在外東游西竄，光想吃，不想動實在偷懶！伢農會好心腸將他相勸，村裏人一個個說長道短。到現在他已經完全轉變，他模範我臉上也覺好看。笑盈盈，在家中轉輪紡線（過板）慶虎，你給咱出去照照你爹，回來了沒

啊？

慶虎：喂！（跑出門外照了照返回）娘！下雪哩！可大哩，沒照見俺爹。

王氏：（接唱）天下雪爲什麼還不回還，下床來我準備下米做飯，單等他回來吃些煖煖，心焦燥到門外我再看看。

書貴：（上，接唱原板）好大雪，下滿了，我的衣衫，（切）好大雪呀（打身上）！

王氏：看下成個甚啦？慶虎快給你爹掃掃（慶給掃身上雪）。

書貴：實在滑的不好走。

王氏：我沒吶告你說明天去担？天陰的黑洞洞的就知下呀，快去火跟兒烤烤哇。

書貴：（烤火）今日我就担了一百多斤，你快給咱把板担放在西房裏哇，還在院裏哩。

王氏：是哇，我給咱把雞窩也擋住些。（下）

書貴：慶虎，俺孩去書房來沒吶？

慶虎：去來，今晚期怕下，老師叫俺們早早地回來啦，我在家裏寫做來。爹爹，俺們聽

你人們說你可轉變好啦，選勞動英雄嘮就選你呀！

書貴：（微笑地）你能曉得甚嘮哩？

王氏：（上）將頭兒婦救主席還來說來，你說你轉變啦，我也進步啦，大概不像以前懶哩哇。

書貴：以前我就錯打了算盤哩。

慶虎：噫！你倆個人都好，俺娘能紡織，你能勞動。我以後要好好的唸書呀！早早地起來拾糞。

書貴：俺孩也當上個模範兒童。

慶虎：爹爹！咱把你前天買的勿個小豬豬喂的胖胖的，叫它當個模範小豬豬，咱就成了模範家庭啦。

書貴：這個孩子（全家在歡笑中）。

——幕落——

新鄉縣志

華北新華書店

為徵求圖書及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啓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我們勝利的軍

晉冀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叢書之廿一

著者：

太行軍區醫術團一連等作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

8845
607

.5	
-7	
100	
100	14
47	

30